

茅盾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

迟子建 著

我对黑暗的柔情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我对黑暗的柔情

茅盾文学奖获奖散文丛书
迟子建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对黑暗的柔情 / 迟子建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1

(茅盾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

ISBN 978-7-5399-3503-4

I. ① 迟… II. 迟…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9008 号

书 名 我对黑暗的柔情

著 者 迟子建

责任编辑 雷淑容

责任校对 远 政

责任监制 卞宇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字 数 200 千

印 张 15.75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503-4

定 价 24.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辑 飞向泥土的箭

003 美景,总在半梦半醒之间

006 上天的九级浪

009 奏捷之驿

013 飞向泥土的箭

017 一只惊天动地的虫子

第二辑 蚊烟中的往事

023 北方的盐

026 故乡的吃食

030 五花山下收土豆的人

034	撕日历的日子
038	油茶面儿
040	祭奠鱼群
044	家常豆腐
047	蚊烟中的往事
051	木器时代
054	冰灯
057	泥泞
060	采山的人们
064	我的世界下雪了

第三辑 伤怀之美

071	鲁镇的黑夜与白天
077	阿央白
080	黄沙蔽天时
084	萤火一万年
087	周庄遇痴
092	听时光飞舞
096	伤怀之美
101	尼亚加拉的彩虹
106	石头与流水的巴黎
109	最苍凉的海岸
114	光明于低头的一瞬
117	非洲木雕的“根”

- 119 狗屎与鲜花
- 122 最深的湖水
- 125 柏林墙的第十七层防线
- 129 山水豆花
- 133 苍苍琴

第四辑 看花的姿态

- 139 看花的姿态
- 143 今日水犹寒
- 146 哑巴与春天
- 149 棺材与竹板
- 154 傻瓜的乐园
- 157 女人的手
- 160 一滴水可以活多久
- 163 假如鱼也生有翅膀
- 166 寻石记
- 168 露天电影
- 173 灯祭
- 178 死亡的气息

第五辑 我对黑暗的柔情

- 185 红绿灯下
- 188 看不见的邮差
- 191 闹市中的大海

193	上个世纪的飞雪和溪流
197	我对黑暗的柔情
200	心在千山外
202	是谁扼杀了哀愁
205	风雨总是那么的灿烂
209	云烟过客

第一辑 飞向泥土的箭

美景，总在半梦半醒之间

上天的九级浪

奏捷之驿

飞向泥土的箭

一只惊天动地的虫子



美景,总在半梦半醒之间

太阳是不大懂得养生的,只要它出来,永远圆圆着脸,没心没肺地笑。它笑得适度时,花儿开得繁盛,庄稼长势喜人,人们是不厌弃它的;而有的时候它热情过分了,弄得天下大旱,农人们就会嫌它不体恤人,加它身上几声骂。看来过于光明了,也是不好。月亮呢,它修行有道,该圆满时圆满着,该亏的时候则亏。它的圆满,总是由大亏小亏换来的。所以亏并不一定是坏事,它往往是为着灿烂时刻而养精蓄锐。

在故乡的夜晚,一本书,一杯自制的五味子果汁,就会给我带来踏实的睡眠。可是到了月圆的日子,情况就大不一样。穿窗而过的月光,会拿出主子的做派,进了屋后,招呼也不打,赤条条地,仰面躺在我身旁空下来的那个位置。它躺得并不安分,跳动着,闪烁着,一会儿伸出手抚抚我的睫毛,将几缕月光送入我的眼底;一会儿又揉揉我的鼻子,将月华的芳菲再送进来。被月光这样撩拨着,我只能睡睡醒醒了。

月光和月光是不一样的。春天的月光,似乎也带着股绿意,有一种说不出的嫩;夏日的月光呢,饱满,丰腴,好像你抓上一把,它就能在指尖凝结成膏脂;秋天的月光,一派洗尽铅华的气质,安详恬淡,如古琴的琴音,悠远,清寂;冬天的月光虽然薄而白,但它落到雪地后,情形就不一样了,雪地上的月光新鲜明媚得像刚印刷出来的年画。所以冬日赏月,要立在窗前。看着月光停泊在雪地上焕发出的奇异光芒,你会想,原来雪和月光,是这世上最好的神仙眷侣啊。相比较,冬春之交

的月光，就没什么特别动人之处了。雪将化未化，草将出未出，此时的月光，也给人犹疑之感，瑟瑟缩缩的。

今年四月十号，是满月的日子，又是周末，故乡的亲人们聚在一起，做了几道风味独特的菜，大家快活地喝酒聊天。晚饭后，我回到自己的住处时，月亮已经升起来了。微醺的缘故，未及望月，我就熄灯睡了。大约凌晨三点来钟的样子吧，我被渴醒了。床畔的小书桌上，通常放着一杯白开水。室内似明非明，我起身取水杯的时候，发现杯壁上晃动着迎春枝条般的鹅黄光影。心想月光大约太喜欢玻璃杯了，在它身上做起了画。喝过那杯被月光点化过的水，无比畅快。回床的一瞬，我有意无意地望了一下窗外，立时被眼前的情景震住了：天哪，月亮怎么掉到树丛中了？我见过的明月，不是东升时蓬勃跳跃在山顶上的，就是夜半时高高吊在中天的，我还从没见过栖息在林中的月亮。那团月亮也许因为走了一夜，被磨蚀得不那么明亮了，看上去毛茸茸的，更像一盏挂在树梢的灯。那些还未发芽的树，原本一派萧瑟之气，可是掖在林间的月亮，把它们映照得流光溢彩，好像树木一夜之间回春了。

看过了这样的月亮，我再回到床上时，又怎能不被美给惊着呢！虽然我接着睡了，可是往往眯上二三十分钟的样子，又惦记着什么似的，醒来了。只要睁开眼，朦胧中会望一眼窗外——啊，月亮还在林间，只不过更低了些。再睡，再醒来，再望，也不知循环往复了多少次，月亮终于沉在林地上，由灯的形态，变幻成篝火了。这是那一夜的月亮，留给我的最后印象。

第二天彻底醒过来时，天已大亮。窗外的山，哪还有满月时的圣景。消尽了白雪而又没有返青的树，看上去是那么的单调。虽然寻不见月亮的踪迹，但我知道它因为昨夜那一场热烈的燃烧，留下了缺口，

不知去哪儿疗伤去了。因为它燃烧得太忘我了，动了元气，所以不管怎么调理，此后的半个月，它将一点点地亏下去。待它枯槁成弯弯的月牙儿，才会真正复苏，把亏的地方，再一点点地盈满。它圆满后，不会因为一次次地亏过，而就不燃烧了。因为月亮懂得，没有燃烧，就不会有灰烬；而灰烬，是生命必不可少的养料。

我怎么能想到，在印象中最不好的赏月时节，却看见了上天把月亮抛在凡尘的情景呢。在那个时刻，那团月亮无疑成了千家万户共同拥有的一盏灯。假使我彻头彻尾醒着，这样的风景即使入了眼，也不会摄人心魄。正因为我所看到的一切在黎明与黑夜之间，在半梦半醒之间，那团月亮，才美得夺目。

上天的九级浪

楼下的农家，大约在白山黑水间生活久了的缘故，他家饲养的家禽，非黑即白。看门的狗呢，也是一黑一白。白的是大狗，黑的是小狗。女主人六十多岁了，虽然她多子多女，但因为孩子们大都下岗，无力奉养她，她便一早一晚地，蒸了馒头，拿到小市场卖。她出门的时候，由白狗带领着，那条威猛的白狗看上去就像翻卷在她前面的一团云。

白狗在家，小黑狗是老实的。白狗和主人一出门，小黑狗大约觉得天下是自己的了，立刻神气起来了。它会翻越木栅栏，跳到鸭子和鹅的领地，把鸭子撵得四处奔逃。鸭和鹅平素也是掐架的，但小黑狗一旦欺负鸭子了，鹅就会昂首挺胸的，梗起它气贯长虹的脖子，雄赳赳地出击。小黑狗此时会落荒而逃，溜回果树下的老窝。别以为它受了威胁后会长记性，没脑子的小黑狗，下次照样去骚扰鸭子。

这些鸭子和鹅居于园田的角落。鹅一律是白色的，鸭子呢，大多是灰黑的。有一只鸭子，羽毛是黑的，惟有胸脯那儿是白的，好像这只鸭子给自己开了一扇窗。这只鸭子，便也遭同类的嫉妒，不仅黑鸭子对它群起而攻之，傲慢的大白鹅，也时常袭击它。它们那架势，似乎不合力把它胸前的那扇窗撞碎，就绝不罢休。所以只要听到楼下的鸭子发出受惊的叫声了，十有八九是那只黑白花的鸭子。

狗对鸭子和鹅的食物，是不闻不碰的，他们吃的不是一路的。狗

捡主人的剩饭，鹅和鸭呢，啄食的多半是谷物。冬天的时候，尤其雪大的日子，山上的麻雀寻觅不到吃的了，就会惦记这家院落家禽的食物。麻雀密密麻麻地落下来，往往刚偷个三口两口的，鹅就会张开蒲扇似的翅膀，驱赶它们。麻雀一轰而起，逃向天空。我想鹅身上无所畏惧的英雄主义气概，大概缘自它与众不同的眼睛吧。老人们说鹅眼是收缩的，所以往往把人和风景都看小了。人在它眼里也许只是谷穗一般大，麻雀呢，不用说就是一缕浮尘了。

我观察了，不仅人喜欢看风景，动物也是一样的。起风的时候，果树抖得厉害，狗就喜欢钻出窝，歪着脖子看摇摆的树，赏它的万种风情。正午的阳光将大地照得泛出白光时，鸭子和鹅就格外欢实，“嘎嘎——呱呱——”地叫着，且歌且舞。它们张开翅膀的时候，一定是把阳光当成了上天垂下的长发，而把自己的翅膀当成了梳子。

五月二日的傍晚，天空本来晴朗着，可是突然，一团连着一团的阴云从西南方向飞涌而出。它们气势宏大，像一支无坚不摧的铁甲部队，顷刻间横跨天际，占领了东北部的天空。灰云压顶，天色黯淡，它们却还嫌兵力不够，继续增兵，阴云厚起来，天黑起来，一看，就是大暴雨要来了。果然，我刚把窗子关上，雷声轰隆隆响起，闪电在云层中游鱼似地穿梭，暴雨已经来了。它们把玻璃窗打得劈啪劈啪响，像是放爆竹。我站在窗前，看了一眼楼下的农家小院，发现家禽都已回棚了，小黑狗也回窝了，只有白狗，站在窗棂下，随时准备出发的样子。

大兴安岭的暴雨就是这样，来得猛烈，去得也快。一刻钟吧，云薄了，雨小了。又一刻钟，天放晴了。本该落山的太阳，又明晃晃地跳了出来，大约雷声把它给打回来了吧。山上的水雾与阳光交融，生出了今年的第一道彩虹！好像老天嫌山河还缺乏春意，特意为它加上一只妩媚的眼。本来它要加一双的，可是第二条彩虹只是隐隐约约眨了眨

眼，就不见了。而第一条彩虹，也很快被轰轰烈烈的云霓所淹没。

并不是所有的阴云都能演化成雨水。暴雨过后，天空还飞涌着大片大片的云。这些云带着股重生的喜悦，翩翩起舞，姿态万千。灼灼的夕阳把西边天空的云照得一片嫣红，而东方的云，却是一派金黄。给人的感觉就是西方的天空在炼丹，而东方的天空则在炼金。在这嫣红和金黄之间，又有逐渐化开的蓝天，一块块地，散发着宝石色的光泽。风云变幻的天空，其壮丽之色，让我想起了艾伊瓦佐夫斯基的《九级浪》。都说天空如海，那多半是指它平静广阔的一面；而这场暴雨后的天空，让我明白天空之所以如海，是它也能卷起层层波浪！而且每一条波浪，都那么的惊险，又那么的绚丽！

农家小院的鸭和鹅，抖着翅膀出来了。它们看上去欢欣鼓舞的，大概知道彩虹出来后，河水就会暖了，它们离下河嬉戏的日子也就不远了。只是它们不知道，主人还有没有时间放牧它们。因为暴雨过后，它们透过木栅栏，看见小黑狗侧着身子蹭着果树玩耍，而白狗又引领着老迈的女主人，去小市场卖馒头去了。

奏捷之驿

四十年前，姐姐八岁，我五岁，弟弟三岁。母亲呢，只有二十七岁。那时的母亲在我们小镇人的眼里，是个不会过日子的女人。因为每隔一两年，她就要领着孩子，回娘家去。旅行在那个年代，费钱又费时。由于交通工具的单一、稀缺，加上路况和天气等因素所造成的车船的运营时间的不确定性，从我们小镇到外婆所在的漠河乡，虽然不过三百来公里的路程，可是一旦走起来，少则三四天，多则六七天，煞是曲折。做小学校长的父亲爱开玩笑，他将路途的艰难，算到地球身上去。说是人在一个球上走，这个球还转着，当然走着走着就要滑下来，哪儿那么容易到老家呢。我一想蚂蚁有时在圆石头上爬，也有栽跟头的时候，便觉得父亲说得在理。

母亲大约不太放心英俊洒脱的父亲吧，她回娘家，总是带上两个孩子，留一个在家中。弟弟年幼无知，每次都要被带走，而我和姐姐呢，轮流在家。我们的角色，跟密探差不多。记得四十年前母亲回外婆家的那次，她出发的前夜，先是许诺回来时给我买件花衣裳，然后反复叮嘱我，让我晚上时跟着父亲，他去哪儿串门，我就去哪儿。我忠于职守，天一黑，父亲前脚出门，我后脚就跟上。我就像牧羊人一样，握着无形的鞭子，看着月亮升得高了，赶紧把父亲赶回老窝。这个时刻的父亲，只能乖顺地做我的羊。其实父亲对母亲是非常忠诚的，他每天总要念叨她几句，猜测母亲他们到没到，路上遇没遇见麻烦，到了又

是怎样一番情形。由于我们小镇和漠河乡都不通电话电报，到的人无法报平安，所以这种牵肠挂肚的念叨，一直要持续到母亲风尘仆仆地返回。

从我们小镇去漠河乡，如果是夏天，通常是先坐长途客车，沿着坑洼洼的砂石路到三合站，然后再换乘轮船，逆水而上。如果是大轮船，到漠河乡的码头要航行三四天，小轮船呢，也得两三天。船长是一条船的皇帝，若是碰到性情随和而又富有浪漫情怀的人，除了规定的停靠站，中途若遇可人的风景了，比如说发现岸上有一片艳红的山丁子果，大家垂涎欲滴的，他就会让船停靠一刻，放下浮桥，让旅客下去采摘。当然，大多的船长是一丝不苟的。比如我六岁时跟着母亲和弟弟去外婆家，因为乘坐的大客车中途坏了，修车耗蚀了时间，客车到了三合站的码头时，船已开了。我们眼见着一条白轮船缓缓地离岸而去，母亲哭倒在沙滩上。因为这条船错过了，等下一趟，要三天以后。那一刻我恨那条船，为什么它就不能折回来接上我们呢？看来船不是风筝，说拉就能拉回来。我们滞留在一家大客店里，睡着分上下两层的光板通铺。这个意外无疑削弱了母亲并不丰裕的钱袋，她整天气咻咻的。我还记得她带了一罐豆腐乳，放在了上铺。住在下铺的我，常常趁母亲不备，小老鼠一样地爬上去，用手指头偷着抠腐乳吃。下一趟船终于等来了，那是我第一次乘船。由于船航行在中苏界河上，白天站在甲板的时候，常能看见被我们称为“江兔子”的苏联巡逻艇在江面上突突地跑。艇上那些大鼻子的巡逻兵，喜欢摘下帽子，朝我们挥舞，像嬉皮士。我喜欢看自己船上的船员站在船尾用挂网打鱼，喜欢看环绕着轮船左右翻飞的雪白的江鸥。当然，我也爱看火烧云，它们把西边天镶嵌成了一张又宽又长的年画，那么的鲜艳、热闹。等到船终于停靠在漠河乡的码头，母亲向前来接船的亲人委屈地哭诉着这一